

姑溪居士全集

六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姑溪居士全集

(六)

李之儀撰

姑溪居士後集卷第十二

絕句七言

杏花白鷗

朝來雨過發妖妍。向日枝頭雪作團。縞練長拖輕灑墨。不須將作兩般看。

竹鶴

瘦玉蕭疎觸處宜。仙風一霎散霜威。未應舞罷排雲去。更看丹砂理雪衣。

黃精鹿

綠遍前峰到後峰。靈苗厭地幾千重。句班養就無人見。多少狂心欲採茸。

荷葉龜

翠蓋相扶兩不欹。多情獨許見陽窺。千年自有逃形處。聊與清香約暫時。

惠崇扇面小景二絕

耳冷無人唱竹枝。歸心惟有夢魂知。楊花撲面烟波闊。猶記征帆欲卸時。
風高雨暗不成羣。欲下還飛似畏人。已是卻尋歸去路。江南休笑水知春。

讀華嚴經三絕

紛紛作客不歸來。樹本無根何處栽。彈指未應超十地。重重樓閣一時開。
老境侵尋上砌苔。自然生意不應栽。便應烈日鱗_{缺原}去。能得愁懷幾度開。
法令端如萬頃陂。後來無法只趨時。早知興廢無非命。可笑穰侯見事遲。

學書十絕

雨後堦庭物物新。睡餘欹枕悄無聞。只疑日腳隨人意。百刻香纔過一分。
簾波不動地無塵。久與相親燕雀馴。似怪衰翁長靜坐。時時回眼輒疑人。
未逢四祖且堆堆。纔見龍潭便眼開。龍去潭空人自老。啣花百鳥漫飛來。
閉門不語信深湛。豈可譏時作酒箴。料得門前無好事。解嘲聊復寄初心。
不堪細字眼尤花。熟睡分明暫到家。何獨能收小兒淚。客中時可當乘槎。
玉壺試叫鴛鴦語。爲問仙家似此無。養就丹砂早歸去。不妨閒處作功夫。
大人相好一百種。幾劫修來得到今。不獨普賢能演說。淘沙個個得精金。
萬里無雲天一色。單衣不試似初春。鵲鈴習習遊絲墜。未必他時得此身。
歌詞謾與收狂念。詩句聊將代欠伸。鈎棘徒勞劖胃腎。筆頭纔住已成塵。
心非可見舌能陳。隨語成章自有神。用作功名終底事。區區雕琢定痴人。
故人李世南。畫秋山林木平遠三首和韻。

晚烟拂拂聚無痕。瘦骨稜稜見徹根。細露縈紆飢馬疾。舉頭新月是前村。
曾經歲月幾華夷。雨貌風顏茂晚姿。自是雪霜心共老。筆頭聊復戲孫枝。
霜清木落見沙洲。洲上人家半在舟。射雁歸來魚滿筍。甕中先更問扶頭。

出院有期

親舊相逢似隔時。從今無復念歸期。莫同更寫留連恨。只擬添成百首詩。

再和觀畫三首

掃除不盡自無痕。底事狂緣尙有根。幾日原缺圖畫裏。祇緣歸思在江村。
何時船上載鷗夷。海道聊尋一問姿。不爲丹青生着相。從來卷曲是吾枝。
欲問船師覓寶洲。須將大瓠作腰舟。掀天白浪蛟龍吼。纔得隨流一點頭。

路西田舍示虞孫小詩二十四首

雪上歸來過了。春枝頭杏子可嘗新。旋追老酒醫佳況。更謝提壺解勸人。
一春霖雨不曾休。雪雹驚人四月頭。初製單衣方待着。卻添爐火換重裘。
夢回簷滴不聞聲。殘月披窗分外明。投老逢春能幾許。不堪催去與誰爭。
扶老相邀到隴頭。麥苗如洗未全抽。願天不雨只一月。聊慰艱辛望半收。
栽桑插柳展溝塍。共趁清明力倍增。分得只般窮伎倆。卻應苦行過于僧。

修車浸種一番忙。肚熱鄰家見早秧。飽飯未驚心已懶。方知生計要商量。
一生着得幾兩屐。一飽消得幾多糧。怕雨望晴心不歇。白頭搔盡眼望羊。
須知官職爲他人。老去何妨可問津。賓客歡娛童僕飽。到頭活計定誰親。
從來人說水晶宮。投老方能到眼中。未必吾生便休去。溪山隱去再相同。
鵝兒成隊草成茵。來往馴鴉喜趁人。卻恐城中無此況。莫辭辛苦且逡巡。
簾簾柔條動懿筐。森森初穗弄微黃。引鵲飛去蒙朝雨。帶犢歸來臥夕陽。
東園掃場方暫歇。插秧車水又相催。衰年樂得身強健。常願南山到眼來。
蘆已藏人水鳥喧。草堪留坐午風寒。從來偏得田家趣。折莫催歸興已闌。
雨後西風日日顫。重裘猶自覺輕單。春寒秋熱江南候。四月如何尙有寒。
轉午風休陡覺。暄。綿衣脫盡旋開軒。乍寒乍熱難調御。厚薄隨時體自安。
見事遲來五十年。何須投老念艱難。暖衣飽食無過此。誰是鮎魚上竹竿。
販春蘿擔雁行來。任是困廛亦易推。一歲艱勤方有味。較量猶勝上燕臺。
朝衣行市頭顛落。六印垂腰手足分。旋煮河豚加鯪膾。爭如閒處醉醺醺。
荷錢貼水蠶如蟻。稻似針芒甚未丹。牛角叩殘歌轉茲。請看平地有波瀾。
百事無能一老夫。十年江上把犁鋤。西莊南畝時來往。常得青山在坐隅。

青山于我豈無因。到處樓頭便見親。時更一班逢好句。元暉端恐是前身。坐歎宣城迹已賒。青山今日屬寒家。多情賓客門如市。不獨風流解染花。數畝田荒積漸耕。常憂壩損害垂成。傳聞趙魏推盟主。便覺如雲照眼明。水已平隄柳已綠。洞房猶記鎖嬋娟。彩雲易散春常在。啼鳥留人尙可憐。

余旣觸罪罟。遂與時忘。求所以寄其餘坐者。無如躬耕爲可樂。適有田數頃。分兩處。或舟或車。往來其間。隨時抑揚。以寓其所樂。而地薄農拙。種種輒身履之。然天時一不相契。則其力至于數倍。雖終歸于有數。要是營求完補。幾頃刻不得暇。旁視若不余堪。而我之樂常在也。比自湖州歸。邂逅所值者如此。因以其勞苦之餘。發爲呻吟。隨得隨緝。得二十四篇。與田夫踏歌無異。要乃借以自舒。則其流皆爾也。虞孫遠來相顧。以此軸見邀。作草字字非所工。又無以充之。遂寫以塞責。庶幾余所樂者從而可見。異時相攜于其間。當知無一字虛設。政和五年五月十七日。

蒙寵惠朋樽。深佩眷意。聊奉一噓。

萬國衣冠拱醉容。鈞天夢斷失雲龍。多情尙寄當時約。宛似闍黎飯後鐘。伯成已歸。尙阻雨會聚。聊申短唱。容易一笑。

髯友新從塞上回。中元罇阻未能開。更堪庭竹添幽思。只欠清風玉雨來。試筆東趙德麟二絕

河朔初辭纓折骸。郡城還許謝煩埃。日長窮巷春歸後。萬綠陰陰鎖吹臺。
窗間多病委枯骸。陌上初收雨後埃。公子風流過京兆。正堪眉嫵傍妝臺。

姑溪居士後集卷第十三

絕句七言 六言

次韻見寄兩絕

江湖流落久相依。每歎朱顏戲彩衣。何事淚痕書上見。他年千隴約同歸。
七分年紀十分愁。物理乘除不自由。死葬生遊今得地。卻嗟無計共遲留。

贈人

雙雙小葉襯花房。只鬪花房不鬪雙。拾得不教同伴見。袖中拈出一齊降。
再和仇粹夫

曾寄冰綃十幅開。竹間紅蘂燕啣來。黃筌已去風流盡。忽見詩翁筆下催。
面面軒楹壓水開。暑天端恐雪飛來。冰肌玉骨元無汗。更倩殷勤執板催。
祈澤寺龍池

池方一尋深寸許。泉脈涓涓縈砌臺。聞道旱天能作雨。定應變化自何來。
題虞氏外孫扇

處已莫辭三徑陋。讀書須及五車多。成吾宅相非吾志。直欲五門備四科。

失題二絕

投老還家腴肉消。霜天何處換金貂。一樽帝所歡猶在。翻恐醒來尙寂寥。

楚國會聞照乘珠。間因齊盜取爲娛。人亡人得何須計。端有龜腸恨晚廚。蕭世誠軍發日而糧道不繼軍中號曰軍廚過午不開定非龜

腸蟬腹可俾一戰遂潰去

次韻子椿五首

會次定多古語。筆端無復時流。骯髒若非投分。崎嶇可共經丘。昨夜中秋好月。今朝類試終場。遙想客窗對酒。未知野飯同堂。踏碎瓊瑤聊步。行陪笑語多時。一段難逢往事。五篇消得新詩。龍欲興雲致雨。虎能墮地能班。端是便騎賜馬。不須深戀家山。附見誰爲鄒湛。獎成無復山濤。豈敢遽名此地。不如且醉歸舫。

又次韻三絕

款步昔陪下澤。劇談今媿高流。又喜秋來相見。暫同南陌東丘。華屋暫離星斗。滄江歸弄波濤。可得遽傳來信。便知卻整還舫。早日能詩傳喜。新來投筆從班。身世且依魏闕。烟雲休戀鍾山。

挽詞

旌德王承議挽詞

彭蠡湖邊一笑初。綠衣相見論葭葦。四千里外空搔首。三十年間屢攬鬚。方卜他時共蘭若。豈知今日奠生芻。窮途只有思君淚。無復吟君屋上烏。

錢君倚夫人仙源郡君挽詞

春生復秋落。物物猶帝力。哀哉劬勞恩。自藟至誠實。棘心詠詩人。常恐一旦失。何乃不我報。皎皎如白日。痛哉胡爲生。每念氣填臆。仰君猶長庚。華髮萃衆德。歲時捧金樽。門戶幾萬石。常云我有子。未易先尺璧。伯仁非碌碌。到此輒自惑。庶幾德有相。睥睨莫我逼。頗聞君有言。既跌不見謫。李杜苟齊名。死且不足惜。熟不斯言愧。謂君壽無極。豈知屬續書。何爲在吾側。堂堂古益友。千載同此室。撼鐸儻能參。我淚不虛滴。

俞清老挽詞二首

生涯真斷梗。身世委虛舟。直欲超千劫。都將付一漚。縱橫無滯礙。遊戲任沉浮。報盡隨緣去。聊從一笑休。寒食相披拂。方時欲適然。君應尋故約。我亦赴新阡。但怪沉來雁。那知已逝川。風流有千里。未愧昔人賢。

陳氏母夫人挽詞二首

白首嚴冰雪。清風逼里閭。空殘貝葉偈。不見錦囊書。表表名終在。誅誅慶有餘。會如華夏約。他日看高車。子令人空毀。孫賢我故欽。成家信如玉。傳世果非金。不作尋常去。方知積累深。天花長滿袂。應悟本來心。

雜挽詩四首

報地三千錄。年光八十春。卻尋來處路。重接社中人。杖履空平日。幢幡想去塵。蓮開布金底。又見一番新。方報先同穴。俄聞改葬期。祇應偕老約。不擬異他時。已矣如何憾。賢哉有賸悲。會看松柏路。賜篆聳豐碑。漢室傳經後。唐朝舊族家。柔明惟典則。專靜輟紛華。得配同高壽。流光固未涯。定應知去路。門外列三車。子令欽平昔。多慚接後遊。升堂稱有志。執奠歎無由。逝水空歸壑。春風忽變秋。蕭聲到原盡。千載想風流。

詞

次韻子瞻追和淵明歸去來

歸去來兮。吾其老矣。何時歸。悟鳬鶴之長短。鑒斷續之哀悲。悵野馬之過隙。雖絕足而甯追。予行年五十有五。蓋知五十四年之非。須前因以命駕。豈大寒而方衣。茲物理之必至。又何資于發微。吾家不遠。可跼可奔。解我簪紱。卽吾蓬門。里閭雖異。室廬具存。稱所有以取給。尙奚擇於餠樽。課童僕以供役。玩幼稚而開顏。將有限以加節。冀無適而不安。從賓客之寥戶。任風雨之當關。足可及而必到。目可盡而必觀。非梁燕與庭鵲。孰朝往而暮還。寄終日於冗冗。絕妄心之桓桓。歸去來兮。聊隨緣以遨遊。何吾鄉之必歸。姑稍足而無求。等天地于逆旅。曷此樂而彼憂。有客過門而問予。何不返乎先疇。羊腸縱轡。夜壑移舟。空斷梗之因風。昧死狐之首丘。但俯仰以託物。徒上下以通流。予旣謝夫不敏。願進言而少休。已矣乎。候蟲以其能知時。禍生有住。神豈留。羨其可久。將安之。焉用必歸去。自修乃其期。想荒蕪之云鑿。時載耨而載耔。幸灑然而無着。遂寓懷於此詩。豈前人之敢及。庶知予自信而不疑。

朝中措

望新開湖有懷少用樊良道中韻

新開湖水浸遙天。風葉響珊瑚。記得昔遊情味，浩歌不怕朝寒。

故人一去，高名萬古，長對孱顏。惟有落霞孤鶩，晚來依舊爭還。

又樊良道中

敗荷枯葦夕陽天。時節漸闌珊。獨泛扁舟歸去，老來不耐霜寒。

平生志氣，消磨盡也，留得蒼顏。寄語山中麋鹿，斷雲相次往還。

臨江仙

江東人得早梅見約探題且訪梅所在同攜賤管就賦花下

初破曉寒無限思。融融臘意全迷。春工從此被人知。不隨蜂蝶，長伴玉蟾低。

縹緲雲間應好在，盈盈淚濕征衣。背人偷向東枝清，香滿袖，猶記畫堂西。

又

病中存之以長短句見調因次其韻

病裏不知春早晚。驚心綠暗紅稀。起來初試薄羅衣。多情海燕，還傍舊梁飛。

瘦損沐文誰記得，空將銷臂頻圍。眼前多是去年時。不堪追想，魂斷畫樓西。

蝶戀花

席上代人送客因載其語

簾外飛花湖上語。不恨花飛，只恨人難駐。多謝雨來留得住。看看卻恐晴催去。

寸寸離腸須會取。今日甯甯，明日從誰訴。怎得此身如去路。迢迢長在君行處。

姑溪居士後集卷第十四

贊

觀世音贊

大慈大悲大威德。補陀落山住孤絕。三界輪迴苦熱惱。一聞我名自清涼。名雖可聞見不得。隨所建立卽如見。施者受者不退心。常如心在光明裏。

維摩居士贊

毗耶離城。此去幾許。一觀慈光。如到其所。八萬四千。翻風駕雨。枯者卽榮。墮者斯舉。周徧恆沙。了無一語。毗耶離城。此去幾許。一觀慈光。如到其所。八萬四千。翻風駕雨。枯者卽榮。墮者斯舉。周徧恆沙。了無一語。

慧嚴永長老贊

我昔同登法雲地。道場不異耆闍山。指出後身自在通。當日曾聞新受記。秀眉明目壞色衣。誰其寫作比丘相。只這便是紫金容。在在處處咸恭敬。

西庵琳老眞贊

西庵老人。誰不贊歎。東轍西蹊。路頭坐斷。維三昧力。化身千百。北雨南雲。青天霹靂。豈待形容。何處不見。須知關市裏。便是百草頭薦。

常州薦福瑁老眞贊

宛有梅甚古

姑溪居士後集 卷第十四

無形而襲人之鼻者香。不謀而同人之舌者名。名因香而及遠。香因名而有聲。然則紅梅老子固如是乎。開投明即明。隨波逐浪。應物現形。夫是之謂驢手佛腳。而真得無學於保寧者也。

雲門大師真贊

織得蒲鞋無腳着。大雪漫州卻伸腳。騁人枉了三則語。傳家只用一字錯。至今兒孫滿天下。伸頭縮頸如鸛鶴。振轉背而有商量。學得馬騎被驢撲。

雪峰真贊

袞毬輸了一隻腳。答語失了一隻眼。卻將兩隻殺人手。不是撈蝦只摸蜆。踏翻船子月是誰。撞破烟樓如掣電。樹倒藤枯笑呵呵。春光更覺家家遍。

晦堂寶覺真贊

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是爲極則。胡來胡現。漢來漢現。隨所運用。莫非方便。在邇求遠。知深昧淺。頭上安頭。以口爲眼。以相而現。略無異同。一有所扣。則猶撞鐘。緣不我契。漫爾形容。稽首導師。如日方中。

李太白贊

龍不可手。虎不可縛。矯矯世路。彼自清濁。醉遣脫鞵。執貴執賤。弄月滄波。萬頃一線。圖畫如好。雖曰糟粕。對之超然。鯨尾欲捉。

姑溪自贊

蒿目以遊于世。鐵心以踐其志。有時端委以卽事。忽爾賣針而買醉。豈所謂逆行順行莫測者歟。蓋得之自是不得。是以聽天命而已。

又

偶乘扁舟。一日千里。若遇勝境。終年不移。故能屈御手調羹。而親餉。命力士脫靴而不疑。予私淑諸人也。故欲與之同歸。鴉然于思而不售。羊然遠領而猶癡。人固欲其售。爾謂之癡也。予方遊戲以隨時。

李伯時畫姑溪濯足圖贊

濯余足兮寒泉。振余衣兮古丘。洞胸中之滯礙。眇雲散而水流。識此行之非禍。乃造物之予休。

董曼老畫姑溪贊

野老形容。公子刷研。謂俗則數珠掛于臂上。謂生則髭鬚滿于領下。以我爲牛。則爲之牛。以我爲馬。則爲之馬。不妨隨俗流通。何必分真辨假。

李伯時畫馬贊

飲不以鼻。投不以趾。雖夢亦然。理自應爾。吾師東坡。嘗有是語。天機所同。維伯時父。東坡形容。伯時位置。曹韓少陵。俱落第二。吾私淑諸。恨隔九泉。筆頭落處。幾至漶然。

銘

歛視銘

琢玉得月。惟點之珍。洞路下求。匪人能因。謂物必致。有燥有潤。一概之墨。其質始信。彬彬惟覺。用發其藏。文心繡口。波瀾焜煌。無窮方習。無罅所長。物與人俱。靈璧之張。

當塗硯銘

青山之英。采石之靈。上凌汗漫。下爲堅青。磨礪八極。包容四溟。爛若星日。隱然雷霆。揮灑之餘。沾丐後生。永寶用之。尺璧可輕。

丁希韓圓硯銘

潤如玉。圓如盤。承以鼎足。貯之孔安。爾書鍾王。爾文楊韓。濡毫其間。弗羞爾顏。

甯先凝福院鐘銘

於皇惟覺。務施之博。肆及大聲。以時而作。靡昏不驚。無隱不擢。一聞其舉。振滌踴躍。猶聞逢燈。如病得藥。下徹幽冥。旁周廣莫。濬哲吾君。乃眷忠恪。薦之焚修。爰命豪簫。肇自尙方。表以傑閣。念往旣深。圖今尤卓。去識弗昧。孝思永託。普暨有情。同資利樂。

廬山承天羅漢院第九代南禪師塔銘

師一日晚沐浴。次日早更衣。升座白衆。旣歸方丈。卽跏趺而逝。其語有倒騎鐵馬。逆上須彌。踏破虛空。不留朕迹之句。實紹聖元年三月二十四日也。時氣候早熱。居五日乃就木。儼如平時。傳聞四方。爲宗門希有之事。異時師友人上饒子章過余于京師。與之遊久。且相好也。有間出其所述師出處經行大略示余。

余讀而壯之。茲恨師不得而見也。已而從余求銘。將刻之石。以詔未來之日。嗚呼。師既不得而見矣。其示寂之際。能結信心者如此。其住世抑揚者又如此。余銘其可辭耶。師諱系。南汀州長汀人。姓張氏。甫十歲。告其親。願從學佛者遊。久之。方得請。既去。凡三年不歸。其親思之。因攜酒饌就見。命其師同饗。師怒。亟請徹去。曰。汗鱗伽藍。罪入無間。親與其師。皆有愧色。其後偶庭下初植柏。秀茂可愛。師以一頌示其師。師始異之。遂不復以世諦事累師。尋得度。受具戒。嘗與其屬海評營所事。忽流涕語評曰。吾佛有出妙世法。而我與若。反局促于名相間。不求自利利他。以達究竟。斯有負于一報身矣。乃相與徧參善知識。初見開元潭。又見隆慶。閒仰山。偉三人者。一時之所臻湊。皆謂法師器也。雖降意延挹。而師終不契。獨于開元。賦中秋月頌。會中有百餘衆。悉爲之斂衽。晚遊湖湘。入道林。元祐之室。然得蜜符心印。自是不復遠矣。祐遷羅漢師超據第一座。祐命立增。就學者日盛。祐退席。師遂繼之。時年三十有九。原缺年學者至頃東南。又以其餘力。原缺揀原缺陋若未及者。皆一新之。壽四十有五。僧臘二十。原缺奉全身建塔于院之西。昔師與海評原缺遊歷。同院惠深者。夢二大蛇。一角黑章。長各數丈。遶院三匝。騰躍而去。黎明師與評別。深以所夢告。且屬之曰。二子善護持。他日吾門龍象也。後評住開元。與師相鄰。俱得名叢林間。號廬山二龍云。銘曰。作如是因。得如是果。只如是行。成如是事。于大擔持。證如是義。不漏絲毫。不落第二。亙古亙今。普天而地。若乃動着。不雜紛碎。所以倒騎鐵馬。逆上須彌。踏破虛空。不留朕迹。嗚呼。如是如是。

姑溪居士後集卷第十五

序

歐陽文忠公別集後序

蜀人梅贇公儀爲滑州得殘臺數紙文義粲然而不知其所自以類訪之得十人者又數十紙問諸所自亦莫知持歸以質於公公曰此我通判滑州時學書偶至於盈紙不意流落猶在也文章猶日月之在天莫不冒其照臨在地則水火也萬物必資於以給其可一日而無耶故其隨得隨散天地不能藏匿而在處處必爲神物護持公嘗語人曰筆研我輩假以寓其趣凡有所當寓當隨其所命意紬繹展轉而見於筆下不獨學書因而可以增益其所未到處久之斯可樂也蓋公之自樂者如此故每見於翰墨者皆抑揚頓挫可以爲學者師法信所謂矢口而成言肆筆而成書也汝陰王樂道與其子性之皆博極羣書手未嘗釋卷得公家集所不載者集爲二十卷余幸得而觀之遂以嘗聞人所誦公之言以記於後亦足以告夫學者而爲之勸也政和四年三月廿三日趙郡李之儀書

仇池翁南浮集序

元祐末予從辟中山實東坡先生幕府後先生到官先生謂予曰子近離京師時事如何予對曰必有所更張先生曰有所聞乎予曰無所聞以意得之爾先生曰何以得之予曰是固不難得蓋平日未有爲先

生言者。先生曰。人有言我未嘗不聽。我豈拒人者哉。予曰。先生固不拒人。而人自難言爾。又曰。願爲我言之。予曰。斯言近述。而不免謂之有二心。挾二心以幸其術之必售。是可陳於先生長者之前耶。此人所以難言。而先生所以無從而聞也。且垂簾共政八年於此。主上未嘗可否一事。諸公奏行。將太母之令。太母權爲正。而正固在位也。其未嘗可否者。蓋退託而有所待也。方其政之在我也。豈無捨其舊而求同于我。或有所不納。旣不得同。必退而爲異日之謀。今日乃其所謀之時。以八年之所待。則聖志固已定矣。一旦羣然而進。如所定者。十有八九。欲不信渠可得乎。先生曰。太母受先帝顧託。保佑聖躬。主上孝養不匱。承順盡道。共成先帝之志。以圖至治。故八年之間。朝廷清明。天下無事。但恐不與其事者。或有所不知爾。又況人各有心。其可得而同耶。予曰。先生父子弟兄。超自窮遠。文舉業論。流布四方。莫非據古而切於事。比立朝。遂將力行其所言。雖見險。猶不止也。今日之事。已可知。然而君子消息盈虛。與時偕行。蓋居易以俟之。先生曰。子之言是也。又曰。自是與子相從之日益難。以下一百一十字原缺一形器中可得而議也。其緒餘土苴。則縱橫造次落筆。皆爲人所取。所到之處。人人得而有之。海熟而珠富。山輝而玉出。凡所採擇。並皆滿足而去。是以殘章斷簡。片文隻字。侈如前日之家有藏也。蔡君家世輦轂之下。軒輊無所系。而能以退爲進。父子之間。自爲知己。獨於先生南遷已後。所見於抑揚者。博訪兼收。所較他日之得爲備。吾友汝陰王性之。實與討論。仍爲手自鈔錄。總若干篇。集成若干卷。性之將適宣城。道太平。蔡君以書并其總目。因性之以相示。邀予爲之序。先生卽世十餘年矣。門人之在者無幾。方其南遷。予適在左右。而又疇昔相期。蓋有

獨得之重者。予雖老且病矣。而承顏接辭。表裏相盡。凡在今日。固莫予若也。因以予所遇本末。并論次之。乃世所未知者。是亦先生之志也。

題跋

跋東坡諸公追和淵明歸去來引後

歐陽文忠公謂詩非能窮人。殆窮而後能。工人知誦此語。而不知其工果何在也。及觀淵明之賦也。其窮可知。皦皦數百年間。如孤雲之遊太清。見者莫不引睇。將欲與追逐先後。豈復可得。東坡平日自謂淵明後身。且將盡和其詩乃已。自知杭州以後。時時如所約。然此語未嘗載之筆下。予在潁昌。一日從容。黃門公遂出東坡所和。不獨見知爲幸。而於其卒章。始載其後盡。和平日談笑間所及。公又曰。家兄近寄此作。令約諸君同賦。而南方已無魯直。少游相期矣。二君之作未到也。居數日。黃門公出其所賦。而輒與亭強。後又得少游者。而魯直作與不作。未可知。竟未見也。張文潛。晁無咎。李方叔。亦相繼而作。三人者。雖未及見。其賦之則久矣。異日當盡見之。以是知窮而後工者。不爲虛發。藏雲秋日。周智臣以此紙見邀。云必滿軸乃已。因尋繹所得者。次第書之。而不腆之作。遂託其後。眞所謂淘之汰之者也。政和元年八月二十日。

雜題跋

作詩字字要有來處。但將老杜詩細考之。方見其工。若無來處。卽謂亂道亦可也。王舒王解字云。詩從言從寺。寺者。法度之所在也。可不信哉。近得蔡天啓句法。頗得其趣。嘗記其一聯云。草長蝴蝶狂深見。興盡

黃蜂欲退飛。乃穿花蛺蝶深深見。與六鷁退飛過宋都也。然用之惟在不覺。若覺則不工矣。

又

晉右將軍王逸少。善草書。爲古今之魁。嘗爲越州內史。永和九年三月上巳日。同子姪輩。遊山陰之蘭亭。脩禊事也。各賦詩爲樂。遂製游蘭亭敍。辭翰精絕。爲世之寶。後唐太宗泊玉華大漸。語高宗曰。吾有事語汝。汝必從之。高宗涕泣引耳而聽。曰。吾身後得蘭亭陪葬。吾無恨矣。唐末亂離。賊發諸陵。唯取其金玉軸。賢書畫復落於人間。皆摹刻失真遠甚。唯長安薛真。極爲精絕。

偶述

胡文恭公知蘇州。將公希魯致政歸。文恭昔爲諸生。嘗學於蔣公。因卽其居第。表之爲難老坊。蔣公見之。愀然曰。俚俗歆艷。內不足而假之人。以爲夸者。非所望於故人也。願卽徹去。文恭愧謝。欲如其請。則營繕已嚴。乃資其嘗獲芝艸之瑞。改爲靈芝。文恭退而語人曰。識必得而後遠達。蔣公之德蓋所畏。而其識如是。固無足疑。其如非吾所及也。范忠宣公薨。朝廷賜其墓碑之額。爲世濟忠直。時唐公君益知潁昌。爲表其居。爲忠直坊。忠宣之子子夷。子默。告君益曰。公意則誠厚矣。此朝廷所賜。施金石揭於墓隧。假寵於范氏子孫之傳則可。若通塗廣陌。泛爲往來之觀。聳動流俗爾。事體不同。君益曰。此官司之事也。君家何與子夷。子默曰。然先祖先人。功在朝廷。名聞四夷。何待此而後顯。且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流俗所尙。識者所當恥。異時不獨吾家取笑於人。於公亦不免指議。流傳寢久。不知意之所命。則是非混爲一區。故不得不

力請予適官其地。亦以蔣公之語告君益。遂徹去。子夷、子默輒相謝曰：「荷公爲助。」復笑謂予曰：「凡以技能物貨自營。圖授於人。則多曰元本某家。至於假供御供使土州爲名者。殆與以上十六字原缺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回不改其樂。故與禹稷同道。當時未聞表其巷爲何坊。今在處以松恩相濡。間亦有之。然槩之以理義。則廉恥之蠹。況自營土木。取之在事者。一時言端句末。竊以爲名。而使在事者不得而從之者乎。」

書樂府長短句後

器之上人好事不立畦畛。所到人多喜之。喜收予書。雖造次必錄。無擇。藏雲歲杪。夜長燈暗。輒以此軸見邀。如醉夢中。隨智臣口占。隨得隨書。不覺軸盡。又以歲月與其會人及其他見邀。云將爲異日之觀。時大觀四年十二月十日夜。釋寶之、周智臣、葛大川、釋子長、樊聖可并器之與予也。人雲際院東房火積中記。

姑溪居士後集卷第十六

手簡

與王樂道工部

皇恐上啓樂道知府。鈴轄工部。盛暑。恭惟鈴閣燕休。尊體動止萬福。流落衰緒。竊借光明。苟安氣類之末。尙窘異地。未有親依之幸。眷言欣慕。實在疇昔。而強毅篤實。上極墳典。旁綜該載。如探肘後物。疊疊符契。以達於論辨參決之際。雖劉向揚雄。號爲深博。度長絜大。其在下風亦久矣。顧所期之如是。乃一識面。猶不可得。則蹇薄何堪。分同腐艸以死。興言至此。悵然不知門第。越在數千里之外也。何時竟席。鄙志向往。尤不能已。

又

自獲通問。記室遂欲接武申敍。時冀參承之慰。家難之際。養生所資。萃於一力。而得哺之急。舉在太平。奔走飢寒之水火。不知風濤鞍馬之勞者。累年於茲。用是素計。不復少振。漸復所期。但深愧訟。專介戾止。恭被翰墨之賜。惇厚深密。真有意於推挽。殆將進於交遊之後。感復繾綣。但有其愧。而未知所負荷也。庶幾附驥尾。託騰驤之便。萬世之下。不失附見之幸。臨筆倍劇傾遡。

又

碌碌既不得申記府之間。日幸遷召。舟行便道。獲承款席。伏讀來誨。乃審受代不晚。徑由陸裝。以趨對陞。此志又阻。其懷可知。婆婆魚鳥之鄉。今已老矣。杳未有參見具之涯。歸之報地。尤劇喟咏。然物有必至。亦有時而不可已。則安知君子之庭。無不肖之迹耶。向風罔然。病者之側。語其次復修染。簡率之甚。千萬加亮。

又

積毀蒙罰。禍延長子。老境孤露。尤覺其酷。日者聞其補吏節下。不獨騙策是依。而動容周旋。得所矜式。求之昔人。不待易地。而劇被至教。其幸過豈易得哉。旁暨衰晚。資其寓祿之便。欽承旦暮。則歸頤見畀之德。日有羽翰不傳之望。一旦失之。其味當不待講而後喻。行閱歲矣。至今一念及之。不覺酸鼻。而天性之感。乃其一也。伏蒙哀惻。別紙慰藉。仰銜勤款。哀毒滋甚。孤遺逼歲方歸。碎小滿前。生意不絕如綫。七八日來。又次孫得疾甚危。上報殊不逮意。可量愧歎。

又

伏承目疾頗爲梗。乃平日討閱之過。中年已後。理自應爾。然最難藥。而北人嗜麵食。江上卑濕。不得如是。老拙比苦之。固無平日之過。特憂患悲惱所乘。僅分三四分物。日虞其非也。若稍近北。當差勝椒與附子、青鹽三物尤佳。嘗試之否。又巴戟、枸杞、菊花亦古法也。想已得之。

又

久庀後塵。尙未得一從披寫抑揚之奉。然炳如星日。常在歸仰。而滄溟之所納。山岳之所容。一介之微。獲與棲託。亦不在衆人之後也。翦焉異地。日咄咄見逼。則相期之素。定有周旋之遇。已否將來。日是圖。遂委於後緣所害也。悵然此懷。何以爲況。春寒未解。日來燕居尊履。何似造物者固有付予。所得者自有定分。而君子出處。乃係於一時之低昂。要皆不在人爾。竊計裕處有經。日有美況。何時一笑。以了已往未來之事。向風可量依邑。

又

自承歸闕。遂還舊物。屢次修馳。忽匆匆不逮。久之。聞倫類中有所異同。以至動握翻覆。卒至投杼之疑。初不謂然。既而果不我誑。輒爲之失聲愕眙。罔然無以爲言也。逮性之相見。乃審超視廓容。略不以毫髮經意。薄祿里居。擁書自娛。凜焉一方之所矜式。欽慕有來。於是尤劇。向往擾擾。目前有聲。黃卷中事。要之是非曲直。在我則不妨稽合取舍。使千萬世之往。斷於一致。而因以垂不朽之勸沮。詎不樂哉。未有擊節承教之幸。執筆增客。

又

去夏意外驟來。以至他州就對。閱歲不得安居。實因自貽。然其說亦甚長。一觸吏議。不無流傳震駭。嗟惋閔笑之及。其於門下。則玷況多矣。本不作竊祿計。今遂一意田畝間。依稀優游。卒歲之適。錙銖上下。愈覺命輕而思重也。但參侍益不可期。其念宜何如哉。尙冀糟粕形容。不聞郵驛。高明頗謂然否。

又

比遂高志。想只安汝陰舊居。或謂將徙安。原缺墓之寄。卽吾家也。要之首丘之義。終不可忘。爾文、周翰、慥相從必甚款。趙德麟亦聞生事。稍不如舊。復有出仕意。審能否。第恐未易出也。叔弼止此。叩天何及。盛德之後。乃爾。其竟有所負耶。當在其後人也。彥立明君。爽蔚有典型。不相見十五六年。必甚進。更在閭里。先達君子。勉成之爾。自餘故家風範。固不乏。每悠相見其勝也。

又

性之德愈修。學愈進。詞筆其緒餘。而自可與前輩並驅爭先矣。鍾慶所貽。與夫德履相踐。固無可議。特爲高山流水下倍增仰。而萬里必知其無窮盡也。過此一相見。遂約爲宣城遊。臘前已爲之具行。而輒爲日前一事見止。聞侍下。慥欲其歸。將復來此。比亦決爲宣城居。日幸其相款也。侍下固不乏人。然冰玉相輝。更能掇慰公袞之同。亦自不惡。而私淑公拳。於是爲重。

又

得罪固荷寬典。亦無足道者。特介於一二非類。適在居處之地。用是或與醞釀。或接便觀皇。以徼其陋。初不謂人中乃有是等輩。然後福何可得。而輒乘勢以逞。非我厄會與同。未應至此。見力圖他徙。以避其穢。度性之必能詳悉。佩服情炤。因寄一歎。

與王性之

六年南北聲問雖不乏於耳。然志同氣合。亦不待旦暮諄諄。乃能詳悉。其如人各有所懷。非促膝握手。是非可否之往來。則渠激厲增益。相投於莫逆之遇耶。以故邑邑左右。常若有所負。不圖便道。遽叨少款。計所願得於別後者。固未能自慰。但一見豁然。如瀉積水於千仞之上。而注之廣莫野。殆將何人以遏之。則其爲欣幸。可勝道哉。旣別。則遂欲作書。事至輒新。勢不免改觀。以對適爾未及。蓋非獲已。專介被問。恭審日來起居佳勝。欽佩繾綣。未易咫尺形容。疇昔之所期者。徒有愧於難堪也。引詠惓惓。臨筆倍深約結。

又

罪垢自汙。有玷遊舊。恩與過厚。獲老丘園。餘生幾何。未易負荷也。但適有值一方之任事者。早不測其著意。一旦借此以逞。幾破我家。固彼不類。旣有意。又平日一嘯一笑。皆在他人。則爾後不得不慮。其勢殆不容一日安此。徙居之心。正如烈火。順風而來。逼又況冰玉欣慕之素耶。雖委一親戚。至之初。甚慨然。比再遣人來。決有報。若猶豫止候。粗得一蔽風雨處。卽命途矣。願親之切。以日爲歲。

又

改歲已兩月。尙未及一通問。不惟疎怠可愧。而蹭蹬自窘。不應於左右。如是向往之私。茲劇繾綣。雨甚加寒。日來恭惟動履清勝。目前事尤如蜩毛。然一力支持。惟知勉強以對。而參承之計。以故差池。深有負於眷遇之素也。其諸非會晤不展。臨紙倍增詠。

又

比奉問已三四日。尙未知果得塵控已否。專介遽被手筆。委論勤款。如接更僕。衰茶何堪。晚得陪勝遊。遂蒙相期。若昔之投分。始終不渝。猶金石交。而每謂不足以負荷。乃於是眞若他心通者。得非誠意密契。冥冥自有以符之也。佩服之深。滋畏山壓。繼而增鹽來。亦聞公衰近信。高明行李。旣獲豫知。而公衰亦旦夕可以相見。喜慰固不能勝。而策之甚疎。亦不爲愧也。

又

自有遷居之意。宣城勝麗。夢寐不捨。尤盡見樽俎談笑。揮毫凌鏢朝夕。雲烟杳藹之間。而又人物相先後。不減東晉盛時。未論得見之爲榮遇。而一念所及。恍如仙去。方且力自策勉。冀得於一兩月中。不圖高明驟有行色。豈衰蹇不類造物者。固不與之全耶。良自感歎。

又

比得之公衰。乃審促歸。甚至堅確。雖妄意必從此來。而所聞程約。近在半月。日間公衰亦云。此月十二三日。可復過此。日夕企佇。杳不得耗。竊謂宣與金陵。別有捷徑。恐公衰由之以歸。而性之亦從此往矣。亟作書并上尊府書。將專遣人特達。邂逅涇縣有歸便頗的。卽以委之。定能不沉墜否。拳拳系客之私。茲可量已。

又

伏蒙寵示近詩。開緘已如闔室得燈。已而申釋諷詠。端若驟出沸鼎中。而清風四來。醍醐甘露。相繼沾沃。

也。欽承有自來。至此尤覺逸駕愈遠。而高步岌岌雲霄之上矣。追逐瞻望。其何能及。擊節之餘。益數勝流。周旋妙晤。日有相契。景向妍咏。尤不能已。比亦以俗諦撥置不遣。輒時時自投僂僂。方呻吟時。似有可意處。殆錄出。則反令人作惡。固願求教匠手。特以老倦。勝染極艱。徒有愧於憂忘也。

又

叔弼云亡。固當致弔。而彥立平日尤厚。德麟雅好。亦願詳細作書。周翰中間得一書未答。蔡致君父子。不止當作書。亦作答。數書須稍情意鋪敘。力輒不逮。更俟乘行李未到間。試勉強也。

又

不作書咨候。已復踰月。日計命途。遂參武周旋之勝。竟爲猥瑣憑凌。而其勢無異拔山。行止非吾所能及。良自喟歎。公衰暮夜過門。如夢寐間。青都紫府。羽衣玉簡之接。所謂得纔數十語。疊疊淪肌浹髓。靡不使人心醉。亦無異寶笈珠囊中所紀。而斗覺烟雲蔚蔚而來擁。老境何堪。殆是一報緣地。鼎然遽有所期遇也。侵尋所自來。固無功行可資。特吾性之極力挽引。乃茲妙契。其爲感幸。但深未易負荷之愧爾。以故尤恨杖履回旋。几俎雍容。可與同而輒自窘也。春物爛發。故都登攬。是時桓謝風流。沈杜雅致。參決先後。以奉吟笑。日來爲況。當復何似。或聞朝夕遂還侍下。得是信罔然幾不知所遣。既而又聞涉秋復來。則收之桑榆。猶有後緣之託。尙冀行李順途。庶諧一面之慰。

姑溪居士後集卷第十七

手簡

又與王性之

卜居初荷委曲。勢須身到。乃契高義。比既差池。姑俟及門。方能披寫。遂日幸一日。亦不虞蹭蹬至是也。公衰來一席間。十之三四在是事。繾綣紉繹。無不飽足人意。使其自履之。亦未能必爾。於是又知先爲之容。非咫尺可以喻感。月終或出月度。可以成行。是時行李必已遠矣。緒餘參期。豫深留滯之歎。既歸侍下。涉暑未必能遽還。定無搖落之初。必有近耗。或遂過此。猶及面敘。

又

去臘已間途。爲路西田。訟特見及。遂遭挽紲。迄今未見其歸。非身與之對。則不無噬臍之慮。是乃如拔山者爾。詠懷登高臨遠。晦明杳藹之興俱。而窮探力取。祕奧幽深之必索。又復人物所同。莫非氣類之勝。付畀薄弱。固係於人。似是一毫髮不容妄得也。每念及之。但嗟惜自悼而已。其傾倒追逐。已成一方極則之事。異時猶擊節以乘其後。或能餽餽次第。以副都人流傳之託。是老境之幸也。如何。

又

日者稅鞅。適幸密邇舍館。曲記不遺。屢枉存顧。薰然相予之意。歡若平生。虛往實歸。所得於抑揚間亦多。

矣。少別遽復改歲。江上晚寒。不審日來。侍奉起居何似。盛義不可忘。特未有旦暮參承之地。瞻望門庭。倍深馳遡。

又

傾向門下。非一朝夕。衰頹不類。分從所無聞。以老瞻詠一時人物。如隔世外。君子何緣得之。乃先存顧周旋。禮意之厚。遂欲收之。以託氣類。感遇固無以自名。其如應接不暇。無異放舟剡溪。一何磨粹透邃。千里萬露之多耶。愈叩愈無盡。庶幾桑榆終在末軌。

又

頃得高文。幾至成誦。常謂德與俱進。每歎奔軼絕塵。不可得而企及矣。儻辱未忘。盡畀副本。使得諦味矜式。其眷契成就之賜。雖老矣猶知興起也。自到江上。筆研幾廢。縱有之。不足浼匠手。姑俟編錄。以投至鑒。庶蒙不屑教誨。或有以上副也。

又

向自當塗歸。道逢令兄。方知行李尙留滯東陽。尋欲專遣人咨候。閑中無得力。竟爾鉏鋤。遂約少回歸軒。且復不契念之。殊不自堪。蔣山清老。歸來猶未得一見。然聞前日酌客賦詩累日。甚悵矣。此況於今。原缺誦之。近著想已滿篋。固未敢率易有請。萬一流傳一二。使得咀嚙以滌沉滓。似未峻阻也。老倦下筆。往往不復如昔。雖伎止於此。終當謄出。以幸指教。曾詩亦未檢得。併須別營專使。次見亮見亮。

又

比幸披展。適以秋成。急於寇盜之至。曾未得博探力索。少慰欽慕。別來罔然。爭追訟何及。車馬留東陽。幾時。先約王元均父子。俟歸途之便。一報當遣人屈致。以幸莊居。累日之款。竟不相副。良自感歎。村落間了目前事。尤不少輟。欲作書咨候。不止無便。亦無斯須好況。竟辱枉教。而不腆弊志。遂落第二。其愧何以爲。控稠重十餘幅。字字皆警策。不謂晚節有此勝遇。但無以仰對。滋不遑爾。乍歸。又當改歲。人事如蝟毛。然未果詳悉具報。續當馳謝次。

又

日俟私故少休。一尋訪戴之興。因以識荊州之面。春晚可期。未應有是幸會。已否金陵。無名廢日。尤非老境所堪。但遲暮可虞。求田問舍。不無荏苒爲妨。欲焉此懷。一念及之。不覺汗下。恭惟定省之餘。圖史環擁。從容古人。感慨之際。旁揖勝麗。以永佳趣。雖江山不足以契雅懷。然上游之據。皆當日名流登覽之餘。陳迹班班可紀者。按籍與俱。其味宜如何哉。尙阻追隨。臨筆倍深依向。

又

久不通書。固非得已。當舟車會通之地。而藐然情不接於上下。以不接之一身。而應日生無窮之事變。加之衰疲憂患之餘。其得一出入息。爲可休耶。而樂者耶。坐跂勝晤。但時時擊節賞歎。而宣心寫妙。不能回於筆下。此非常情之所及。僅自知而感歎爾。高明渠得而諒哉。忽披手示。累幅恩勤。方營醫奪死。號噉哀。

祈之際。申紙一閱。灑然不知烈日流汗窘蹙之在我也。細繹所命。愧不自容。其降意俯求。固知虛以受其來。若谷若不足。皆未易況之。而施之非據。祇劇慚。大暑不審日來定省講習之餘。起居何似。病者偶不死。今猶在衽席間。太平舉葬。咫尺用工。又復秋收是時。非身履之。皆不能濟。行李在問。念一到其地。無復修馳之暇。草略申敘。仰冀矜炤。執筆不覺氣長一丈。

又

伏蒙寵示所集六一翁遺文。并蔡君書。與其編次東坡老南邊後詩文總目。且俾附名其後。及序其前。皆巨題也。固當以不敏求免。然二公不可忘也。每得其緒餘之傳。無異自天而下。況探索討論。超出物表。非豪傑之勇。疇克爾爾。輒勉強索課。錄呈左右。爲用則不可。但此遇不易得。其高明之貺。其可虛耶。所留背軸素紙。適茲紛擾。未敢下筆。俟至宣城。或能乘興。亦恐斤斧不棄。未爲定稟也。別集三冊。總目冊背軸一卷。同元帕護附來。介持納。幸祝至。

又

投分高明。每作書。卽欲巨細布之。以故尤不得間。於搶攘之地。仰佩見賜。倍深愧歎。詩軸日置几案間。不自得。則必一一歷目。適其成誦者。呻吟以自寬。非特爲我矜式。實一時之良樂也。比來撰述。必已充牣。積以超軼絕塵之資。而當賢父兄之間。一舉足便有數千萬之遠。況山水之勝。天下卓絕之境。適爲朝夕之助耶。早時妄意亡兒之養。獲奉周旋。雖癯疲已廢。尙意因見而悟。如有借於豐艸長林。或少振於躋攀。

騰躍之便爾。適茲見嗇。每念及之。但深蔚結。似非人力所能致也。何時一面。向風耿耿。

又

適方修記左右。端使被問。垂諭周渥。感刻未易借況。伏審雨寒。起居佳勝。衰廢久矣。分同腐草。一旦頓回生意。則退之所以推譽侯喜之語。茲復得之。其佩服尤非所據。少頃。欽仲降屈。原原原原占敍。

又

天氣未定。於渡江。原原原原里此固不可不避。就而私淑之懷。似物理有以見憐。故適投雅意所命也。慰幸慰幸。見徵拙語。實畏巨題。又諸作者。截斷路口。殆寸步不容進。更俟牽課。然亦未敢自必。於可以拈出爾。惶悚。惶悚。

又

累枉教翰。愧不自堪。不獨光明頓回。蔀屋而組績綵錯。縱橫炤爛。寒鄉未始有此也。慰幸何已。少間。恭惟起居佳勝。見徵拙陋。屬思幾不聯接。重惟推借之重。不退避。輒牽課上呈。姑奉一笑。不必留也。餘容面致。

又

早來欲作記。恐遂行。姑遣人闖問。已而知尙遷延。亟且繾綣。必未獲浼徹。遽被翰墨。委誨諄密。尤畏俯求之重。而衰茶未易爲據也。雨勢未已。道路艱梗。恐人力有所不能勝。更須留宿以俟也。然黃山亦自虛曠。早來。伏惟體況清適。方圖僦所肩輿。以奉佳趣。庶接臨分少款。以慰不能遣。忽報田間所積微米。水上被。

衝注窮餓之水火。不免輟以赴之。厄會凡皆類此。似是造物者。必欲見乘。詎可力勝耶。向風不覺氣長一丈。

又

破甑敝帚。疇復見錄。委曲終不忘。則定將何施。可以爲報。家間至於重復。豫計是行。似厄會已極矣。不然。安得平生所願。一時際遇。併得之如是也。墳山石刻。打未足。方欲理之。止有三本。并羅氏表。同浼哲匠。餘者續附呈次。遣敍非所工。正賴詆訶。不妨筆次有以下及也。欽企。欽企。

又

向承見徵跋尾。倉卒以奉來貺。不謂刻石爲寵。又煩背軸見及。展玩愧悚。尤佩勤眷。郡首守記。前已得之。該載詳盡。實一方之幸。紫烟之作。真大手筆也。父子翰墨相先。異日想見丰采。豈小補哉。然題名正患如吏文在處。不免俗韻。劉貢父太學直講記。以爲脫洒。今日又高一着。可勝嗟咏。

又

衰遲久欲爲門下客。差池不契。竟茲淹晚。不謂愛下之餘。遽叨賞遇。雖桑榆何堪。猶幸振起之光。竊借以老也。日者遷徙所擇。實主於幸義爲多。尙爾牽制。蓋未始頃刻輒忘於懷。艱生固已弗類。而厄會見乘。初不計物理。憑陵乃至於是。天其或者饑餓空乏。使平日安迷之誤。澡雪殆盡。而遂將旦暮親依。變瓦礫爲黃金。則未定。原原缺缺。定能不愧器就之賜否耶。願見之懷。日以爲歲。

與韋深道

辱書借米。雖李侯之義。不減昔人。而魯公之拙。則亦久矣。方時艱食。遠近所同。非若藩鎮廩餼之餘。得借已出。望外兼蒙專遣津置。尤佩厚意。共審漸暄。日來體力佳健。獨力酬對。其來如雨雹。其理如蝟毛。須少就序。卽在左右。蓋無時不奉思也。

與趙彥強

相別逾年。初不知行李所稅。不得數具問。至深傾馳。忽辱垂顧。尤愧不逮。然遂獲奉晤。語有足慰者。晚來履況何似。切承暫寓客邸。無緣抵造。想蒙加察。未行。因出入無吝見訪耳。

又

方作書。披手示。周盡無復遺意。而語妙句秀。欽歎不能已。其感慰不待言也。湖陰佳處。人物尤勝。三年欲一投足。竟未可得。比來無一毫髮系念。徑思問道。輒爲病留。良可歎者。聞仲權、仲常、兄弟館置甚厚。彥強可人處固多。甚不惡也。力疾脩附。未暇詳悉。幸加察。

又

別後日覲軒蓋。遲回所期。不忘傾遡。自四月末卽病。奄奄如九泉下人。欲作一書。亦復不果。然亦未嘗辱寄聲。出處旣異。雖在咫尺。蓋與數千里不少間也。念之尤不能已。大暑不審日來起居何似。或謂已成久居計。隨遇卽安。要是樂處。爲不易得。所以去閭里。近墳墓。不屑羈旅。儻在此耶。何時遂獲周旋。向風耿耿。

姑溪居士後集卷第十八

手簡

與石端若兄弟

淪落不類下士。若與之比。而卓然儀容。乃獨收錄。遂得從容教飾。得者皆言意之表。佩服榮幸。固不得縷縷。蓋已期於必相亮久矣。於是方圖申慶。愧無以藉手。而大軸雄文。遽茲俯暨。禮意之隆。已不勝其荷戴。而屬詞典麗。盛哉。久不見此體制。真燕許緒餘。常揚而降。以至楊劉晏宋。皆不足道也。得我矜式。滋有衰老後時之嘆。更當細繹。以遊十駕。

又

久聞謁告歸。跂首而望。何啻以日爲歲。忽承舍舟。無異自天而下。亟圖就展。以涉冬徂春。奔走乍還家。又一番目前事。倥偬輒未暇。及作書申敘。亦索於紛擾之際。曾未獲詳細差池。未蒙委報。向往之深。於是不覺猶豫。方周旋歲計。酬對遠近。橫來之間。欲款門第。與再具書。皆復不逮。惟是拳拳滋不能已。忽枉專教。恭審日來。體力佳健。偶亡孫小祥。津置骨肉。往金陵作佛事。脩布殊不逮意。仰觀加亮。

又

比者觀光稍款。方禮成樂作之際。想得於古人着意。命駕處爲多。博我未聞。方切跂詠。而乃牽制如此。可

勝悵仰。間審已具舟。特如親膝。遂復相遠。我勞如何。衰茶止候。月初家人輩歸。卽左右矣。曩願致於筆下者。筆下亦安能彷彿。

又

不相問。未始許久。目前易成因循。不獨高明然也。其如老病杜門。無時不奉思。以奉思故。筆次不得無望。望來問遽貽。如獲款近。特達出於盛意。資畏責已反輕約也。伏審日來動履清勝。或云不晚赴燕。設若在天間。必相失。如在月末。當幸迎候。

又

適奉先所枉書教。罪戾叨復爲冒昧。然迹猶在赭衣中。而儻句褒予過甚。伏讀汗下。雖朋友之義。以得爲喜。其如茶茶焉何堪。未易負荷。謹留以永家傳。續當奉課上報。次不意禮意隆厚。非君子推借逾重。疇克爾爾。併圖爲謝。有愧倚馬。輒先布其略。

又

大軸賁耀。似一旦躋我於雲霄之外矣。末路有此幸遇。豈造物者憐其困躓之甚。故特有以振之耶。至於親寓美翰。濟以異國精楮。異數優渥。倍深慙慙。別容僣俛。紬繹惟其不能。故復見於此。

又

晚暑起居何似。習儀罷必無事。比孫銘督迫。亦幸得於玉趾之便。輒往望那工夫一閱。恐有不穩處。幸一

一見教無相疎薄也。更有一事請益。先大門舉制策在何年。是時先進所業。用舉者否。然國史中則天聖七年。特下詔用舉者。先進策論各二十五篇。命從官考定。而後召試。又記得曾讀先大門集中。已有進策論。此間無文字可檢。所見止是。開試六論。并御試策。爾無惜開曉。明出必早。幸過此早飯而去。亦貴少款也。閱畢。并周詩見及。

又

昨者承示佳紙。便當奉命。爲家中几案更移。未有下筆處。又惡字不相對。不免爲物所奪。欲少待脩造。定疊作之。自使人送還也。必不敢蹭蹬。兼欲作書謝不遇爾。幸察孫銘而蒙斤斧。望貶付。欲遣其僕也。亦待換了入頭處。如何如何。見教見教。曾門是真廟第一次策試。只不記得甚年也。錢子高謝制舉啓云。章聖臨軒。先臣首中。睿明出震。李氏登科。兩朝之間。相繼者父子一門之內。並進者兄弟。以此可見。爾得先誌可考也。

又

今日得久若書。并置到海物。書中不說歸。早晚定來。但聞已請長假。則遂不復再至都下。恐是少躁。未應如是。必有家書到左右。專人何日回。切令至取報。柯山銘。獨樂亭記。偶作得皆不滿意。然不敢拈出。方欲附去。而從者適來。謹上呈。敢望斤斧付還也。恐須全篇不入用。尤幸諒告。則可以別作求教。乃見益也。至祝。至祝。

又

眷聚萬福。親庭必常得書。久若尙在京。何多日矣。若虛遂權作安主亦佳。何必去住自縛也。佳篇警策。但愧糠粃之在前。亦續再和奉呈次。盧居悚感。便望與等度。施子良約月未到。亦不出宣城湖陰也。日來金陵人。連有專人相挽。方猶豫。豈可失吾友哉。次第宣城不成。周王二居到。遂爲湖陰老矣。但恐居成。而昆仲超在顯途。頓失依附。儻直宜酌中。蓋未脩築間。日月尙久。盍圖其難繼也。

又

少間聲問。伏惟起居佳勝。衰陋叨蒙過辱。見慶。形容諄實。祇佩增畏。輒忘其鄙。而圖效管窺之報。遽叨過委。愈重不腆之負。悚息滋甚。職務薄遽上阻。披承系詠。尤不能已。後日投箸便可行。且何惜頃刻也。

又

今日偶食新薑。發動小腸氣。適方小間。遂方得答。不遇書託人粘紙作圓封。未竟間。辱手示。感愧不已。又獲和篇。押韻至此。古人未知能到已否。東坡每於此尤留意。恨其人不得擊節驚嘆也。更俟莊間。聊作青唇一笑。明日千萬訪及。喫飯子去。

與友人往還

衰陋過目。延予不然之灰。乃有互天之焰。殆非人力所能致也。亂道漫寫。出時自爲笑。豈足浼瀆。更荷諸作者拂拭。皇恐。皇恐。自非吾人。未易至是。近到莊上。亦有十來韻首。隨遇隨應之語。未曾錄上。深恐散失。

遺忘亂道冊子不敢不納。便告付還。候錄畢。再求諸君子指教也。孫銘亦在其數。元臺再上呈。其專人已行。報不愚書。更欲入一小紙。望速付及。腹痛未全止。殊草草。不愚詩未暇讀。續附納也。冊子與一卷並領。只未收周詩爾。得在篋中。他日可讀也。

又

雨意未已。輒有寒色。適非其令。但嗜睡爾。美況從可知也。尺牘驟臨。如接超然之袂。豈夢寐中來耶。欣激可知矣。伏審已視職事。晚來起居佳勝。早晚可以瞻奉馳情。茲不能控介還。草率展布。既謝先辱。且及不豫知之愧。

又

早來承手示。侑以佳句。如淮陰用兵。多多益善。至其背水而陣。則真所謂變化若神。忽然雷轟電散。章邯之軍。不足破也。欽歎。欽歎。方爾牽課。偶一病。獲告殂。不免申官檢責。適方小休。和詩遂成。倚閭晚來體況。何似。早晚得以瞻奉。傾企。傾企。

又

晚來起居佳勝。今日幾似寒潮所薄。急作燥劑。進方少許。遽奉來誨。慰感無已。詩句殊不類累和之後。自是停畜有餘。用之不匱爾。卻却追逐。多見其不知量也。必多近著。不妨開發。衰困實深。企向白醪甚契。欣仰。初不知有法如此。方患元白侶用數果。錄以爲況。何幸如之。更先沾溉。尤不惡。頓爾垂涎。早晚可過也。

一笑。

又

天氣殊可畏。如物縈罩。每承遣貺。真發吾覆。欣佩可知。伏審晚來起居佳勝。來韻益工。未易擊節。颺技亦窮矣。遂欲稍歸地分也。一笑一笑。然蹈海縱帆。亦將有去將何之之返。如何。白醪欽荷。定應蕪湖。去此遠近。恨縮地無術也。客去方能作答。愧不時遣。

又

雨意未解。履況何似。連日爲兒女畏怖。不欲輒去。千萬保愛。

又與悟長老

霜寒。伏惟動履清勝。自承愛請。固知必由州中。乃行伺候。既到卽通問。遽先垂顧。感愧無已。行李定能幾日上道。無緣謁者。詣但深依向。潁昌境界純熟。風範與南方絕不同。正是一行道爲人處也。勉旃。永爲一方作福之主。與諸上人相會。幸一一致聲。作書不及矣。來春夏間。或得瞻禮。

與崇因長老

屏處不多與人往還。唯是世外高流。不廢欽揖。況大善知識。爲一時前輩者。常恨不能一一作禮。不圖幸遇象駕。聯步至於十三人之盛。而老師實爲上首。未諳得名之應。其巍巍堂堂。眞所謂星中之日也。別來踰躋。未果申敘繡綵。遽勤專委。特枉翰墨。諭意甚稠。豈勝感戴。信後復不審體況何似。前履新正。更祈法

壽遐遠。永爲四衆饒益。適作數處報書。未暇詳悉。別所解免。遂命僧持誦爲禱。且致厭勝。以祛其惑。連得二篇。發藥多矣。牽課艱拙。又爾搶攘。須至作隔年還債之計也。呵呵。來篇益妙。欽降不已。

與承天長老

早時屬望。固知在處。必得相逢。累茲見契。自是因地有自來。殆非衆人所到也。旣深慰幸。亦以脩信行。不爲無力爾。別後當作書申敘。初則偶爲事奪。次則家難遽及。踰證眷緣。繾綣倍劇。敘系春晚。日來不審接物。利生體況。何似。門如市。心如水。此是古人境界。後來亦有拈者。要是真能如此。不知誰肯承當。已否稽首光明。可量歸向。

又

伏承惠顧。特以專介。墜問長。賤短幅。似於三門外見我定奪。是何心行也。諦味周旋。且激乎方廣之內。旣愧且深感激。貶所固無足道。但煩惱遽來。無力量可以負荷。徒有慊於道。炤爾尙冀因風。不忘發藥。漸暄門隨分擾擾。甚攀企也。回祿足遽神於我輩家。似非其地。然不至疎失驚恐否。方薄用祓除。誦經呪以慰安之。早晚少休。當期款奉不一。

又

稍疎相問。馳系可知。晚來起居住佳勝。昨日蒙枉佳句。方作報。老革云。少故。急歸不相待。尋遣一借兵。持拙語并簡。徒手而回云。傳語謝簡。更不答。固深疑之。自早。其人不來。因宿留至今。不免咨叩。得報。果前所陳。

不達。今輒再錄上呈。過蒙委諭。悚。

又

適來附所遣持問。并押昨日通問者去。對會沉失。方愧紛擾。亟沐垂諭。并枉和篇。皆青都紫府之語。尤愧非據。寄顏無所。伏審晚來起居佳勝。幼稚輩一起一倒。極無況。其謝疎略。想蒙深炤。

又

晚來爲況佳適。幼穉輩恐怖追念。緣疑相染。殆不知圖上記次。

姑溪居士後集卷第十九

行狀

故朝請郎直祕閣淮南江浙荆湖制置發運副使贈徽猷閣待制胡公行狀

本貫常州晉陵縣

曾祖竊故贈太師沂國公

曾祖妣沂國太夫人李氏

祖宿故任樞密副使贈太師魏國公諡文恭

祖妣蜀國太夫人吳氏

祖妣魏國太夫人何氏

父宗盾故贈少師

妣平原郡太夫人施氏

大觀元年妖人張懷素謀叛蜀人范寥詣闕上其事有詔置獄既伏誅乃迹其昔所經行之地以賞以罰而得其常寓蘇州通判呂淵家寓時能以其術自晦而莫之誰何獨兩浙運判胡公察知其事狀將取以付獄既覺卽轉徙他州公命劾淵捕獲素邂逅得罪去輒已以故就起公爲提舉兩浙常平等事俄還公

舊物。或謂舊物不足以勸功。又進公一階。貼直祕閣。遷轉運使。先是公措置兩浙鹽事有勞。復東南歲計。方有所因革。而總其事者。久難其人。朝廷知公爲可任。遂以公總六路。爲制置發運副使。而虛其所共事者不除。意若責成於公。而不欲分其權。續又命公兼六路茶鹽事。公固強敏。至是愈感慨砥礪。會兩浙轉運提點刑獄提舉學事提舉常平提舉市舶提舉澳閘等司。知杭州事。皆闕官。詔以公權杭州。仍兼領諸司。其地當天下舟車之所聚。又復上方營繕。凡數局。泛遣須索。接武而至。冠蓋旁午。賓客滿門。詞訴參萃。四方人物。情僞多歧。證逮散漫。門階陛戶。駢肩累足。率待命於公。而公耳受目應。口酬手畫。無不滿足。而去纔一頃久。而其迹如掃。早時狴犴充斥。至有累數年不能予奪者。公一語而決。未幾三隴諸邑獄遂空。迄公去。無一囚之繫。風聞諸路。不畏則恐。文移會應。交馳於道。毫髮不敢隱。亦不敢踰晷刻。於是六路事巨細無不舉。而東南所至。如公實臨之。朝廷益知公才。而上亦屢對輔臣稱獎。已而公去吳越。東南事非公所當領者。多特旨委公。公奔走抵命。兼晝夜。惟恐有所不及。寢食幾廢。而不知有寒暑風雨之避。俄得疾。遂請致仕。未報而卒。享年五十一。大觀二年八月九日也。上聞報爲之嘆悼。廟堂尤以東南之計。未知所託。而嗟惜之。贈徽猷閣待制。常賻外。加賜三百匹。勅所葬州具襄事。諸孤以大觀三年四月十七日葬公於常州宜興縣善繼鄉金鐘之原。公諱弈脩。字叔微。平原君夢異人降其室而生。右股有黑痣。秀眉明目。表表羣兒中。能自警拔。文恭曰。是必能世吾家。因命名以訓其意。既就學。尤激昂奮勉。文恭每退朝。延諸孫列下坐。背誦所授書。而親爲策試。間摘其義以問。精而不失對者。設特榻。置酒相與勸酬。如賓客。用

以爲別。公多在所別。胡氏中表。遂不敢以常兒待公。以文恭恩。守將作監主簿。官制行。換承務郎。十遷而至朝請。起家監秀州稅務。姻黨有爲部使者。繩州縣甚急。旣到。公迎見曰。州守固長者。然務寬大。任僚屬皆得其所長。以舉職事。願使君少留。不憚毛數而髮推之。有一不如理。請以欺罔受責。使者曰。少年得無以姻契故給我乎。公曰。度使君必不暇徧及。卽具曹目。邀其缺_原而按之。使者笑指稅務曰。姑以是觀君之能。亦以驗君之說。又曰。第前往。行且至矣。公曰。幸得從使君以往。庶幾知我不取具於臨時也。比按視得自公到官後。歲課生增三倍。簿書纖悉如律。使者歎息久之。固勞其守而行。監洛南稻田務。未行。改太府寺勾當公事。管勾出賣樞密院封椿物帛。就差剗刷兩浙大禮。上供錢帛。先是朝廷每有事於郊廟。則有司預選官分遣。多因其人以私之。姑取文具以復命。至有冒請給。至踰年不報者。公在太府封椿局。遷就貿易。屢奏成效。上信其能。下不爲擾。乃以命之。公據籍詰索。無一毫得隱。徐爲區處。取其所餘。而不奪其常計。欣然得其要領。遂先諸路以歸。而所得之數輒倍之。河失故道。議者謂其流或東或北。_原缺_原以利害相乘。亦交相興役。務勝其說。其費不貲。而至累年不能會。朝廷欲知數。而會者未知所命。僉謂非公不可。卽命公以往。不踰時而上其實。監城南炭場。公因請不外。執政曰。不欲君稍遠。姑以是爲命之地。爾第少安之。儀鑾公帳之籍。名存實亡。後故閤不足以備行在。乃以公兼領。公曰。積弊殆不容鉤致。少驗之。則主於役者。皆當坐重辟。願捨其舊而新是圖。請自今日爲之正。旣報可。纔兩月。藏貯有地。出入有經。近以顏色增浣。而燦然無一物不類創造者。下卸之役常不給。而雇募夫力以足其數。朝廷患其費。而不能革其

弊。又命公兼領。仍兼京東排岸司。閱籍核得。以賄免者數千人。寘吏於法。而自是不復雇募。排岸獄繫一舟兵。至二年。覲覲械問。且死矣。公見之惻然。涉其案。蓋已三會赦矣。但官未嘗省。而吏不以告聞。故如是。急命釋之。遷司農寺丞。執政不悅公者。改公監進奏院。又以公通判延安府。然終以公議。不敢出公於外。而留公措置。開封府界京西上供柴炭。異時白波輦運司。以所漕舟應他用。漫不收還。亦不能增置。以登其額。省曹吏謹五日一催。而不責其報。上至禁廷。從京邸高價。旋市以應用。內外相持久之。莫之察。公上其弊。收散補壞。罷冗占兵三分之一。於是舳舻銜尾。而歲計沛然有餘矣。崇甯初。上意以謂先帝政事屢變更。致祖述憲章之志。狃於異同之論。乃相今太師。而置講議司。討論潤色。簡寘僚屬。首以公爲檢討文字。以公練達鹽事。而東南爲重。吳越之地利尤爲重。乃以公提舉措置兩浙鹽事。公以法壞之久。非家至而戶曉之。則無以達上意。輒身自履之。山行水迹。雖人迹罕到之地。亦不捨。乃嚴封字。謹出納。歛散以時。火伏以限。賈販不得而私。而亡命皆轉爲良民矣。山谷間有至老不得鹽食者。亦皆沾足。歲中羨課。以緡計。得數百萬。捕私販賞。至不支一錢。杭州已停配軍顏異。元祐中。爲州校。主秋倉輸租。專覽輸戶米爲代輸。一日。監官以其米惡甚。不爲輸。異怒。集不逞數百輩。卽所輸地歐之。前爲守者。黥隸他州。御史希宰相旨。論守爲不法。詔釋之。自爾益無忌憚。廣收請鹽鈔。以藥塗之。而用。旣毀抹。賄主者。洗去藥。而再用。雖老於其事者。亦不能辨。積累年。其欺數至不可計。人或知之。而終不敢發。公因會已毀抹數。得其姦而上之。特旨。黥嶺外。盡沒其家財。以償所欺。有司第課。以公爲諸路冠。就遷轉運判官。仍兼鹽事。睦州遂安縣胥造。

大宅豪佔民地。民屢訴。州縣憚其豪。不爲之直。公命拆屋遷其地。蘇州吳江令操下嚴而察胥徒病之求所以去令之策不可得。有楊姓者。僞作書留別其家人云。令遣我造舟。怒不倍備。而楚毒備至。我江死矣。其子訴於州。州以聞部使者。展轉上徹。一路喧傳。運司具奏牘。請公連書而上。公曰。苟欲就死。必不告人。且死其屍詎可掩耶。遂以是罪令。則姦得以售。而官與吏將抗矣。檄其縣多至購賞以捕之。果得於他處。公以職事當見。上以稟詔促公入覲。忌公者乘間起事。協言路交章。公腹背受敵。力不能解。遂坐廢於家中。揚州杜門絕賓客。幾二年。或曰。公胡不自直。使朝廷知爲仇人所醞造。況曲折如立五指。不待數而後知也。公笑而不答。俄有詔起公。感激稱謝曰。非陛下因事加察。則草木螻蟻之微。豈得至此地。況親承顧問。披眷獎之重耶。具言懷素輩不足以況狐鼠。但久在江淮間。知我無披。故爾狂率。遂陳天下承平久。但留意西北。而不復備東南。山川屈折。風濤出沒。歟聚得以爲險。當知因循爲害甚大也。上又曰。東南習俗。獯狁。因緣爲吏。而又家世相資。在官者何以制之。吏強官弱。非痛懲之。則法令在其股掌間矣。方且圖之。卿宜審察此患。彼有詔開帥府。置望羣。修完城壁。教習水戰。公實有助焉。旣又盡逐監司州縣胥。募等第人戶充。而公亦入境。首取蘇州二吏。素爲懷素呂淵囊橐者。奏黥之。以隸遠惡處。昔之號爲強狡者。多謝所事以去。至有更門戶以避者。朝廷以懷素事初有旨。申男女結社念經。不如輩之禁。不覺察者。增其罪名。州縣畏或累己。凡持數珠偶同坐者。悉逮捕。吳越雅相習。至洵洵不相保。公令必夜聚曉散。十人以上。逾旬不罷者。先告而後執。下遂安。有恃陰暴橫閭巷間。目之而不敢校者。適至庭下。公號之曰。爾非伏路。

虎耶。吾在此。正欲得爾以肅衆人。苟能更心退悔。不害爲善良。不然。必不以常法寘爾。後公過其家。呼出。果自聞令。悛省刻約。不敢輒出。配軍因思鄉而歸。鄰人每持之以取貨。又欲強娶其女。方猶豫中。遽歐之。反誣以殺已。邏者執與俱。公得其情。貸配軍而杖誣者。兄弟爭田。縣不能決。而訟於公。公呼使前而告之。曰。吾君方以八行旌誇。而乃奪天倫之戚。犯聖時之教。不期賞勸。而務快私忿。是何意耶。卽相持揮涕。羅拜而去。富人三兄弟。其季已死。二兄欲併其資產。誣季婦以義絕罪。而出之。累訴不得理。公喻其父。使訴而還之。卽分所有爲三。命探於庭下。婦果得所欲者。聞者以手加額曰。陰其可欺耶。特煩胡公生之。爾獄因有連逮至百餘人。以情未明。故淹久。而瘐死過半矣。在者亦僅存視息。公促具獄。有司執以爲不可。公叱曰。推數年而不行。尙何待耶。卽出以待之。請於朝。俄報可。方時禁小黃錢如束溼。至有投隙伏之。以誣奪人物者。猖狂日熾。行旅幾絕迹。而北闕爲甚。公捕其魁。黥隸千里外。餘皆籍爲軍。道路乃通。羣盜白晝公取人物。相夸爲能。號白日鬼。人不得安居。公召至庭下。命與邏者結爲保任。令曰。一有竊發。并坐爾曹。而先簿其資儲。償失物主。而後責其同捕。賊用是屏息。居人至外戶不閉。無賴輩以賭博爲名。誘陷良家子。往往至破產。俗呼松子量。鮮衣美食。自相爲曹。在處有之。而杭繁盛。故特甚。入其中者。初不自覺。計所得。隨手分散。以鈐衆口。而把持之。號分子錢。公張榜於市。立賞訐告。犯者。給例物。招刺爲軍。用是遂絕。昔被誘陷者。與其父兄。出拜於道間。以謝公德。錢塘有善水者。結爲私渡。所載可取。則至江中。故爲覆溺。而取其物。歲以水死者甚衆。公增置官渡而絕之。青龍之大姓陳暉。故司農卿倩之子。有官不出仕。憑所恃。

畜兒悍輩爲廝僕。結連上下。廣放私錢。以取厚息。苟失期會。則追呼執繫。峻於官府。至虛立契券。沒其資產。甚則并取其妻女。間分遺所親厚。遠至廣南福建。至死不得脫。公請於上。詔取睦編管湖外。而黥諸僕。以配惡弱之地。又索其所遺。雖遠必致。移所在。因使人護之以歸。狂人趙天啓。陰刺人長短。造爲飛語。以幸中傷人。以是入官。亦以是所至事之如權要。又隨其處。題寫窗壁。動搖譏訕。天下皆惡之。而無與對者。公密疏以聞。詔竄廣西。杭人旣德公甚。相率擊登聞鼓。請公卽眞。亘浙東西。多畫公像於浮圖。而立祠之。或香火於其家。每食必祭。其去也。扶攜涕泗。或遮道。或挽其車。不得出。公紿爲暫出巡按。當復來。乃得登舟。而又爭其舟不得發。至安夜間關。方能出。所過壺漿花紅夾兩岸。老者執手爐。少者頂杓。香烟相隨。不間斷。呼曰。願公無久於外。卒爲我父母也。公治杭。其政日有可紀。而其著者如此。大抵不爲姑息。不立畦畛。不邀聲譽。一切以身任之。而只知有是事而已。雖家世榮顯。履踐如寒士。自少喜周人急。聞人有難處之事。必委曲營度。而期必於濟。胸中無留物。人有不及。未嘗不忠告。或護前文飾。則面折之。雖取怒不已。其歸蓋主於愛人之深。而惟恐其不返。以蹈悔吝也。事親孝。篤於兄弟朋友。凡宗族鄉黨。一以誠意接之。方其盛時。遇之或有間。及其淪落倉卒之間際。則周旋所之。無不盡力。不營生事。不侈長物。在杭尤謹。日給飲食外。錙銖不及。有託於公者。亦以是謝絕。視其外若甚封殖。而家人僅免飢寒。兄弟有無相通。後舉公葬。諸孤力不足。而兄弟亦出力以相之。從叔父修簡公。欲以恩例及公。公推與其長兄。平居盛冬雨雪。里巷間告飢。則必計供家外。盡散以給之。所活前後無慮萬人。里人朱思之。子死無以斂。公爲買棺。仍葬。

之。思之死後如之。包孝肅公子綬。與公進奏爲代。後以罪去。貧不能舉。皆取給於公。所善曹百禮。寓京師。欲赴官。而妻病。且方就蓐。至衣食不繼。公日過其家。物物應之。而又助其行。辟召徽問李儼。爲鹽香司屬官。徽問夫婦相繼卒。子幼。方病。公力辦其後事。仍資其子而遣之。儼病幾廢。公兼其職事。第使食其俸。而儼固未嘗去衽席。其卒於揚也。公時在遷責中。亦爲之買棺具舟。貴人子以非嫡出。役於一庸僧。且殍矣。公爲收養如子女。奴既售。知其家世。且猶處也。呼其父母。捐所直而厚遣使嫁人。鹽法旣新。前日盤載腳乘之費。責償於主。枚舉其家所有。猶不足於償累。然相系出入官府。而無可免之期。公爲奏而免之。再過其州。聚千餘老幼婦女相雜。夾道焚香。迎公以謝。公在朝廷。改當五錢爲當三。以制私鑄。市肆盡閉。民間幾至絕食。公曰。良法而不能奉行。恨我不在其事也。適有米斛。盡出以救之。井市交易如初。杭之公帑。費倍他處。責賣醋之息尤甚。故事。繞以數十羸老之卒。巡門比市。日額不登。則治之甚酷。至賣妻女以足之。公曰。錢塘酒課。歲以三十六萬爲數。人食醋多於飲酒。而區區近取給於有限之力。又復強所不能。徒使之坐困。而無以取盈。若募人買樸。則所得何翅此數。卽具以聞。村落間追呼。多州縣承帖家人。三五爲曹。被酒夜叩人門。驅曳叫呼。民不能堪。公曰。募役之法。蓋朝廷之美意。人不得以橫議者。特節外害之。而不知禁也。公命立賞擒捕。而請疏爲令。二議皆未報。而公捐館舍。後無繼請者。人皆恨之。發運司藏百餘艘。以備奏計。每出則延袤數里不絕。平時兵坐食。所至爲困。而所遇無異螟蝗入境。縣鎮之類。倉庫幾至一空。公計合用數外。纔取十餘艘而已。朝廷以轉盤迂繞。命轉運司直達而上。計所用舟多不足。公前期刷

諸路積欠錢。盡以造舟。得千艇。公濟其乏。江甯界接眞州。江面充闊。而多暗石。風濤一作。無可避之地。前人開李家漾爲備。而歲久淤涸。雖漁舟亦不能進。公首命浚治。不十日而巨艦可藏。到者無不感嘆。公以先見之明。晚方進用。常若惜分陰。以濟所事。問語人曰。知無不爲。臣子之分守也。旣委質而仕。則身非我有。若天假吾年。庶幾不愧所遇。不謂公隨地抑揚。大小施設。卓然一時之所難者。纔見於杭州數月之政。此上自人主。所以嘆息不已。而贈恤至於絕儷也。疾已革。猶若語人曰。王事雖暑毒。豈敢憚勞。聞者皆爲之出涕。計聞錢塘人相與命卽僧舍發哀。受弔於生祠地。仍集衆力度僧以薦冥福。歲以爲常。瀕海鹽戶有爲之服喪者。娶鄭氏。封仁壽郡君。尙書右丞雍之子。有賢行。四子績。緯。紳。維。公爲篤信因果。平生未嘗殺活物。在杭時。因其人喜食鮮。多細碎水類。日不下千萬。公諄諄誘勸。食者遂絕。而業者爲改。喜建立叢林。請有名行僧住持。吳越號六伽藍。主之者多公所命。大通禪師遷化。公以私力致供。邀其僚屬。卽其虛焚香作禮。戒諸禪刹。次第薦嚴。特表其素。詔加諡號。賜塔名。歲度一僧。以專洒掃。少嘗得一疾。醫不能工。日以爲虞。默有所禱。期遇人以收其功。忽於通衢中逢一簣者。鬻紙撚人爭市之。而不與。偶見公獨授之。比開。乃公姓氏。年甲。公異之。遂約同過酒肆。追其步。相去纔一尺許。逾時不可及。旣飲。告公曰。汝有病。吾爲汝治之。必效。出丹一粒。公服之立愈。酒闌。又語公曰。此去二十年。當再相見。非申年得申姓人。不可說。果至申年得申姓人。公始與語而遂傳。比疾革。實二十年矣。又嘗夢有所授青。旣得疾。有二衣如童子狀。侍公左右。時有見之者。後因追薦家人具黃籙。醮於所結生天堂上。得甘露數斗。鄉人多取而食之。嗚呼。

非自信不欺。積累深遠。其報也可復如是耶。胡氏自文恭以清德懿學。奮身遇主。方在位時。以一物不得其所爲己憂。每推以教人曰。必以是爲本。故其子若孫。各能行其所聞。則其陰功在人者。可知矣。至公又能格以至誠不苟。雖不得年。不得極其用。而四子端靜敏克。森然平相發揮。則其所鍾固可表見矣。亦足以爲學士大夫之勸也。謹狀。大觀四年三月十五日。趙郡李之儀狀。

姑溪居士後集卷第二十

墓誌銘

淮康軍節度蔡州管內觀察處置等使持節蔡州諸軍事蔡州刺史涇原路經略安撫使兼馬步軍都總管兼知渭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使西河郡國侯食邑一千四百戶食實封四百戶上柱國折公墓誌銘

夏人自元昊以後服叛不常雖朝廷務爲優容然疆場未嘗弛備熙甯初出師鄜延方時公年十六七已能從軍斬獲至四十餘年無一日不在兵間每戰必克屢立奇功恩威並行諸將無復居其右故能被遇上主秉旄仗鉞專制一路既去復來迄終於位兵民懷之如父母朝廷倚之如長城信一時之豪也公諱可適字遵正其先與後魏道武俱起雲中世以材武長雄一方遂爲代北著姓徙後河西有號太山公者因其所居人爭附之李克用爲晉王知太山公可付以事收隸帳下凡力所不能制者屢命統之而能輯睦招聚橫捍西北二虜封上柱國以其地爲府谷鎮又以爲縣爲節州爲節鎮更五代皆許之相傳襲某某次至御鄉入本朝尤爲太祖皇帝所信任數下詔書獎慰賜賚不貲是生鄭國公從阮生禮賓副使德源德源生諱惟讓贈左清道率府副率則公之曾祖也祖諱繼長內殿承制開門祇候左千牛衛上將軍考諱克儁文思副使贈左領軍衛上將軍公生數歲尤羸弱幾不能勝衣獨千牛識之曰奇兒也後未易

量已而果。聳拔絕類。沈厚有智略。敏決而斷。以功名爲己任。馳射超軼。殆不習而能。郭達帥鄜延。見公而嘆曰。真將種也。遂薦之。試其藝於廷中。補披帶班殿侍就。充鄜延路經略司。准備差使。從种諤出塞。遇敵於馬戶川。賊有以年易公者。公索與鬪。卽斬其首。獲其所乘馬。進葭蘆川。輒大俘獲。遂有名行陣間。朝廷旣城綏德。夏人遣其親信楊已良者。分畫地界。經略司命領軍就收其要領。而以公從行。公語其間共反復屢折之。已良至不敢仰視。立界堠。築中山堡而歸。卽以領軍治綏德。而留公爲之助。新造之區。營置多目。地壓賊境。所舉非一朝一夕事。凡巨細。公必參議而後定。至今不能改易。領軍捐館舍。乃出仕爲烏波川堡把截。舊用漢番捉生戶更戍。然有力者。家居而自便。貧乏者。長上而無糧。公曰。弊難遽革。姑令居者月輸以餉上者。兩以爲便。辟安南安撫司舟兵隊將。勒所部過谿洞。肅然秋毫無敢犯。以便親求爲滋州永甯關。元豐五年。鄜延進討。辟副軍。期爲五隊。將戰三角嶺。收復米脂城。獲級爲多。間自安定堡。摺運糧草。以赴軍前。賊邀我於蒲桃山。公獨出擊敗之。東兵久不得食。數千人於盧堤門。或曰。掩殺可有功。公曰。飢不任役。而苟爲逃避者。非叛也。單馬就詰。輒設糲相向。公曰。爾輩何爲而至。得不爲父母妻子念。而甘心於異域之鬼耶。遽回所向而喏。或至流涕曰。得公一言。遂再生矣。公各遣歸所隸。遷第一部將。從討金楊白豹。戰六掌平。下葭蘆。入義合。皆先登斬級。辟環州洪德塞主。權第二副將。破訛子野雞塞。先是。平遠塞番兵多逃匿。及已勝兵而未係籍。公鉤索而籍之。得八百餘人騎。自是無敢蔽隱。遷第三將。破曲律六掌平。又破安州川。改第七將。夏人將併兵入寇。公先得其守烽人姓名。乃給爲界外默烽首領。就以所

得姓名呼出而盡斬之。烽不傳。因卷甲倍道。大破尾丁磴。斬獲萬計。回過檉楊溝。遽下令第三溝下營。皆曰。日方午。到漢界猶三百里。不卽歸。可無後慮耶。公笑而不答。復選兵臨溝持滿。又分勁騎據山西。賊果蹙吾後。與選兵遇。而山西騎乘之。腹背受敵。遂缺_原之賊。旣斃。乃大舉而來。公所提兵纔八千。自啓樓舖逢遊騎。轉戰至馬嶺。公度賊未能深入。乃取他路趨洪德。邀其歸路。分遣二十騎屯肅達。入洪德川。公設伏以待。伏發。賊前軍亂。後兵爲肅達所制。幾匹馬隻輪不得返。僞國母踰山而遁。衆相蹂踐。赴崖洞死者不可勝計。輜重盡棄。雖帷帳首飾之類。我皆得之。夏人之敗。莫此爲甚。進環慶路兵馬都監。時元祐六年也。移涇原第三將。擢知甯州。改岷州。兼安撫。又改鎮戎軍。與帥臣議不合。朝廷是公。初到而未備也。亟屯羅山。以覘我兵。以麾下兵大破之。由是累前後實功。積官至皇城使。成州防禦使。復知鎮戎軍。紹聖二年。以公知簡州。兼安撫。時己未冬。詔促公行。須河未凍。到官。將委公以事。未幾章鞏帥涇原。請築石石門峽好水川。而謂其地當鎮戎之衝。非公不能佐己以成其事。乃請公鎮戎。章再上而後可。詔以熙河。奏鳳。環慶。三路兵。會涇原之師。無慮三十萬。而聽命於鞏。近時出師之盛。未有其比。鞏以總管王文振爲統制。而以公爲前軍而副之。令曰。追賊不得過一百里。又曰。事或緊急。勢難稟議。聽行而後報。前軍伏路頭重而求援於公。公卽稟於文振。文振曰。好。又恐一軍不足以蓄其銳。再約文振。發熙河兵。熙河兵驕而貪功。主將不能制。卽報曰。已發二千矣。偶失道。盡赴坑谷死。文振懼。爲自全計。輒諱其好。而劾公以擅興違節制。鞏得所劾。卽下公吏。奏到。宰相亦懼。具惜熙河之失。乃歸罪於公。而請行軍法。上曰。彼方治。俟案到未晚也。

宰上而公追賊纔四十里餘。又得報而後行。案相悲曰。誕也。請從京師遣官以治。上難之。爭不已。卽以審覆爲名。實則再治也。旣而不移前治。猶卒降公十三官而罷築。請留公以收後効力。以公權第十三將。守盪羌寨。賊兵出沒葫蘆川。公曰。此志在平夏城也。日作樂享將士。使之不疑。夜出勁兵撓之。凡十餘日。賊遁去。時賊中號統軍嵬名阿理。及監軍昧勤都通。皆西界用事桀黠首領也。朝廷密詔公圖之。邂逅以牧放爲名。會境上。其意則瞰我乘間也。公旣知。卽請出兵。以所部兵分兩路。銜枚以趨。用夜半叩其巢穴。圍而二酋始大驚曰。天兵何自而來。又問曰。將之者誰。曰。折安撫。曰。我父也。幸免我死。公卽以上恩慰諭。俘其家屬族部。凡三千餘人。皆許以不死。簿所得約十萬餘計。哲宗特御前受俘。百官稱賀。卽日遣中使賜公袍帶兵器。及以內庫白銀衣幣爲藉。拜公西上閣門使。洺州防禦使。涇原路兵馬鈐轄。繼以賞不稱功。再遷東上閣門。使其所得地。卽天都山也。有詔就委公經理。公以接連一帶。秋葦川。南牟會。地適熙河秦鳳。形勝相控制。皆賊牧養要害處。若不乘利勢據之。異時不能無患。遂以秋葦爲寨。南牟爲州。詔以寨名臨羌。州名南安。而以公知州事。兼安撫使。在治七年。止以所得部族丁壯爲用。人人皆效死力。以捍邊。面累遷引進客省使。正爲和州防禦使。進明州觀察使。爲涇原路副使。都總管。崇甯三年。鍾傅將師涇原。以萬人出巡。賊出平夏州。圍鎮戎。分兵掠山外。傅不得歸。公以輕騎尋朱龍勝界。隨賊所向。而先奪其險。賊意初欲扼石佛峽。以制官軍。而縱兵大掠。聞公之出也。乃不復逞。旣而至銀冶關。而公適頓兵瓦亭寨。遂一夕而遁。適上以傳奏不通。密以手詔問公。而命公訪傳所在。仍許便宜從事。詔到而賊已遁。公條上其

略。上覽奏。嗟賞。傳又請以本路兵直據靈州徐堡寨。以接聲援。上召公入覲。將面議。未行。而環慶請乘西賊無功而歸。氣沮疲乏之餘際。尾擊之。詔以涇原之師會於靈州。川帥司委選萬騎以往。然報到後時。公取捷徑。由葫蘆川。廣獨孤瀾漫抵岱嶺。掠靈州。川賊攜老幼趨靈州。時已半夜。火明如晝。門不得閉。城內外大擾。往往墮濠塹相枕籍而死。明日俘獲甚衆。牛馬橐駝蔽川而下。環慶失約。我軍勢孤。不可以留。命裨將當前。公以精騎爲殿而還。賊果見襲。公令少憩食而後行。分兵迎戰。賊又以數百騎擣我於兩脇間。以邀中軍。公親率兵出其不意。賊果不利。將依山自保。官軍掩其後。得脫者纔數十騎。俘斬幾千人。而首領居三分之一。上卽詔公入覲。既見。上慰諭甚數。乃以傳所請質於公。公曰。傳知其一。不知其二。得之雖易。守之則艱。若不先削其地。弱其勢。藩籬完固。饋運可以相接。而後圖之。未見其可。上曰。卿之言是也。遂進公武安軍節度觀察。留後爲步軍都虞候。賜賚有加。他日再力陳開墾廣土。進築要害之利。上皆嘉納。俄促公還。以總其事。尋有旨。先城蕭關。既與傳議不同。而凡所報應。無不鉅錮。夏人知之。稍點集爲備。傳又申前議。而同令未可築。公執不可。傳遣其辟客數輩強公。公曰。國事也。帥臣將佐義均一體。苟情不通。則不無膠柱。頃自冒矢石。是等事皆在所志。其如勢有先後。設不審計。則噬臍何及。尤欲如帥司所議。未見其便。傳度公不可回。乃從蕭關之役。終快反覆。而諸將皆觀望。傳亟云。賊且至。不可不擊。帥司檄公曰。不管不擊。意將冒此。以伸其靈武之請。徑以他將統兵兼晝夜出界。賊覺遽襲其後。所得不補其失。傳沮反劾公爲專。輒故敗我事。乃罷公管軍。仍令條具以報。公以所得傳節制狀上之。朝廷悟。卽還公舊物。而

上益知公爲可委寄也。乃以公爲涇原路經略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知渭州。公謂減泊口磨移隘。朱龍。烏雞。三岔。減井子。皆藩籬之要也。遂築五寨以控之。自是邊面雖闊遠。而如在一堂之上矣。又展西安州。增置定戎寨。廣平。夏。賊爲懷德。安。與定戎。鹽池。歲得鹽七十萬石。從始事至成功。未嘗調發。而民間不知其役。輒更歎駭曰。是何神耶。兩被手詔褒諭。有更其無擾。用副予懷之語。在鎮二年。拜淮康軍節度使。又二年。公以守邊分事已就序。將求解罷。少休與安逸。未及請。而轉運使有以邊面旣開拓。糧餉不能無缺。絕請於平夏。通峽。鎮戎。西安。四處分置五百萬糧草倉場。公以所費大難之曰。如不得已。止可用舊舍屋爲用。而平夏通峽相距無二十里。可省其一。俄有詔罷轉運使。又借帥司係籍車戶爲運。又欲以十萬斛助熙河之計。而以涇原隨軍中驢橐駝致之。公不從。疊是數端。故造爲可慮之謗。以申公。於是召公還朝。除佑神觀使。旣而所造皆誣。上疑遂解。尋命公對。拊諭委曲。公泣曰。臣老以守邊無狀。致煩物議。以惑上聽。賴陛下終始保全。萬死何以報。上無一語自辨。特賜錢叁百萬。爲京師居第之費。俄以其子煥文。除少府監丞。少日請歸省墳墓。有詔許其行。明年詔還。復以公帥涇原。比入對。上尤敦勉。公力辭不可得。卽以少府丞煥貼直祕閣書寫機宜文字。到鎮四月。感疾。遂告老。未報。而以十月二十九日薨。享年六十一。乃大觀四年也。沒數日。御寶批所奏不許。公去位。賜靈寶丹二十粒。勉以自衛。報到。上嗟愴不已。命本路走馬承受。問其家安葬之地。及遣表陳乞恩例等。公弟皇城使可通。知岢嵐軍。應副葬事。卽以致和元年二月七日。葬公軍之北。安仁鄉。道生谷。武家會。領軍墓之西。公夫人趙氏。繼室王氏。梁氏。皆先公卒。兩男子

彥野西梁院使。秦鳳路第一副將。次彥質。朝請郎。乃直閣君也。三女。左班殿直朱挺。李侑。內殿崇班郭浩。其壻也。孫男宗丞三班奉職。兩孫女尙幼。公平生不妄笑。望之若不可得而親。而卽之彌溫。好學樂善。喜讀書。雖醫藥占卜。無不通貫。論議衰衰。愈叩愈無窮。其忠義仁恕。不苟而自信。蓋天得也。爲文長於敘事。作詩有唐人風格。事親孝友。愛兄弟宗族。間一以恩意周旋。惟恐失其歡。丁內外艱。皆以邊制。不許終喪。而請之。每至三四事。間卽請持餘服。亦報可。安南班師。遂歸營阡隴。蔬食廬於墓次。永樂之變。太夫人初不知。公徑歸。先見其弟。乃相與甯覲。仲父早世。繼有六喪。皆在殯。悉舉以葬。又官其從弟。嫁其二女。雖顯貴。奉養不少加。不昵聲色。不飾廚傳。以邀虛譽。歸鄉里。與親舊握手相盡。出入才以四人肩舁。遇輩行間長者必下。輕財好施。所得賜予。必先族人。隨親疎緩急。以次而均。其尤不能自存者。分俸以給。保德陽沔有世遺產。諸父旣離析。而推所得。分及公。公悉均人。諸分置別業於長安。以贖孤遺。又置義莊於岢嵐。以贍近親。而爲松楸洒掃之奉。自始卽戎。未嘗妄戮一人。接物遇下。一以誠意。所與遊淡以長。而所去必見思。其罷鎮戎。而待命於原州也。昔爲將而駐札。又嘗攝州事。聞公之來。扶攜出迎。不遠數千里。至巷無居人。夜則望公所舍。焚香膜拜。其所履歷之地。皆家畫公像。而生祠之。有每食必禱者。公不事權貴。不爲勢利所奪。不自矜伐。有言必踐。利害或不同。雖在人主前。亦必展轉開陳。期感悟。奏報往來。情不達已。靈武之議。鍾傳至。出政府私書示公。而以語撼公曰。奈何捨節鉞而就竄逐耶。更不從。當以報政府。公曰。所繫甚大。非敢有所吝也。尋已言其密奏曰。臣只知以忠義事陛下。今政府不知臣爲帥臣。又務邀近功。堅持。

所見臣迹不安。願罷臣邊任。上遣中使報公曰。我自主張。夏人舉國以城爲練泉。詔公以一路兵破之。公曰。衆寡不敵。難以奉詔。又促公曰。若不行。當行軍法。將佐亦勉公如詔旨。公曰。我之首領不足惜。一有不虞。辱國爲重。亦以是報上。曰。惟陛下幸。詔公曰。覽卿所奏。誠如是言。又界外聚材植。將立保障。或詔公可引兵撲滅。公密遣人焚其所聚。彼但見烟焰屬天。而不知其所自。嘗與人同鎮兵。計蕩已回軍。而共事者方至。即推其功爲先。與同僚約爲婚姻。未定而同僚死。公往哭之。呼出其子而定婚。每行軍。與士卒同甘苦。雖深入賊境。露宿不開壕。深達性命之理。視在官如傳舍。於死生禍福。略不少芥蒂。語子弟及戒將士。必曰。無貪賞生事。妄開邊隙。重貽朝廷之憂。又嘗語其子曰。三世爲將。道家所忌。況家世爲之耶。爾曹當以業加自勉。無以箕裘爲累。有文集十卷。奏議三十卷。晚著邊議十篇。未及上而終。嗚呼。天都又腹心之地也。據險隘而地寬平。水草豐美。糧餉屯聚。所以原原缺缺。敢中國抗。蓋在於此。元豐中之儀。在鄜延幕下。親觀詔旨。觀先帝所以規畫必取之意。可謂深矣。俄而輟者。當時不副上意所在。曾不知上與天通。留遺聖嗣。故公奉行天討。不血刃而取之。又復能隨所控扼。且城且耕。使之略不得內向。而寢尋未歸之地。進窺玉關。以還都護之舊矣。以是求當日之中輟。難乃在今日也。而公上成先志。增重國威。天人合符。君臣相濟。照映今古。於是爲盛。

銘曰。天之降材。豈無所謂。若文若武。以時而至。乃聖乃神。有命承之。雖作則規。風虎龍雲。憬彼殘羌。遊魂未殄。尙竊吾第。閒輒鼻吁。奮天之威。時哉折公。推陷恢拓。所向必功。天子曰咨。予肘予臂。公曰忠臣。捨帝

何恃高牙大纛。拊有全師。孰去孰來。天子之知。河西朔方。暨安西府。郡縣可期。公胡弗顧。軫帝之懷。漢蕃是悼。維其不亡。勒銘有詔。

右姑溪居士前集五十卷。後集二十卷。宋李之儀撰。之儀字端叔。滄洲無棣人。元豐中舉進士。元祐初爲樞密院編修官。從蘇軾於定州幕府。元符中監內香藥庫。徽宗時提舉河東常平。坐草范純仁遺表。編管太平州。文事蹟附見宋史。李之純傳。端叔本與蘇氏唱和。而亦范忠宣門人。故宋元學案列於高平學侶中。王明清揮塵後錄云。端叔於尺牘尤工。東坡先生稱之。以爲得發遺三昧。今按毛氏津逮祕書有姑溪題跋二卷。始從全集抽出單行者。其爲世推重可知矣。厲樊榭宋詩紀事錄其詩八首。朱竹垞詞綜錄其詞四闕。皆載集中。惟宋文鑑獨錄其代范忠宣遺表。按端叔本以此文賈禍。而南宋中奉旨銓次之書。顧采錄之。直齋書錄解題謂此表傳誦一時。洵非虛語也。至其解杜工部杜鵑詩云。工部追念開元之盛。屢見於詩。及張李劫遷。上皇遽爾殂落。流傳至蜀。固已逾時。且爲尊者諱。亦不敢遽形篇什。迨至雲安。有觸於杜鵑。因不覺言之淋漓。至是全謝山鮎埼亭外集亟稱之。以爲的論。又乾隆中奉旨哀輯舊五代史。中如趙鳳等傳注。均采有姑溪集。與曾鞏隆平集。王禹偁小畜集。並見甄錄。然則是集不特詞章精妙。且足以資考訂矣。按焦竑國史經籍志。尙有姑溪集五十卷。後集二十卷。而季滄葦書目乃作姑溪居士集一卷。是其流傳漸尠。此本爲余戊辰歲在廠肆所購。繕寫訛謬。幾不可讀。爰細加校勘。授之梓人。其太脫誤者。則姑闕之。以俟他日增補云。光緒乙亥小暑前三日。南海伍紹棠謹跋。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姑溪居士全集
六冊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十二月初版

翁

撰者 李之儀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五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